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琳达·沃伦/著
金萍/译

狂野地带

On The Wild Side

北方文艺出版社



狂野地带

On The Wild Side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7—0016

©1995 by Linda Cajio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晓 红

责任印制：刘玉龙

狂 野 地 带

Kuangye Didai

〔美〕琳达·沃伦 著

金 萍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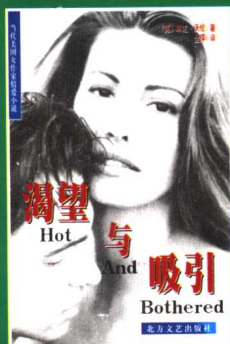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5 字数 11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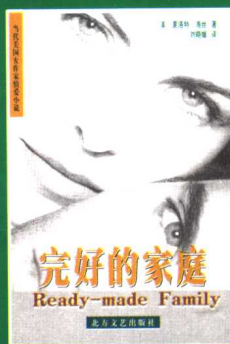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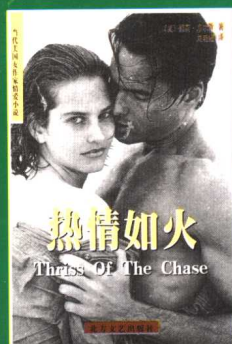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063-3/I · 1042 定价：10.00 元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晓红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目 录

一、重 逢..... (1)

八年后，比尔和梅根重逢，但却是在练马场上。在她被摔下马后，当他们四目相接时，回忆再次被唤回。

二、医院里 (12)

他送她去了医院。过去美好的回忆并没有使她们避免一场不愉快的争吵。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不爱？她的双肩颤抖着。

三、警 告 (28)

在马厩里，他递给她一张威胁她骑“冷血”参赛的字条。但她却无动于衷。争吵再次爆发。一种陌生的、深入肌骨的痛苦折磨着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渴求他，渴求他的吻。

四、“大都市” (45)

八年后，她再次坐在台下倾听他演奏萨克斯。同样的地方，同样的音乐，却不再是同样的人。她不禁唏嘘落泪。

五、过去和现在 (62)

他们款款而谈，深深意识到尽管世事变迁，他们依然心属对方。她意识到，理智根本无法解释她和比尔的身心相吸。过去，他们都太年轻，不知道

那意味着什么。

六、深夜情怀 (74)

静谧夏夜，他们一起遛马，一起在草坪上小憩，但争吵再次使他们远离。他站起来，注视着她远去的背景，孤独、愤怒和失望交织在一起，涌向他的心头，他不由得诅咒起来。

七、交锋 (93)

比尔从驯马师那里了解到了八年前的真相，明白了导致她与他分手的原因。比尔知道他要抗争的不仅仅是鲍德思，而是一种体制，一个按规则存在的世界。

八、噩梦重温 (109)

在熟悉的音乐中，他们相拥入怀，沉浸在爱河之中。他紧紧地拥住她，抚摸着她的脊背。她能听见他的心剧烈的跳动声和局促的呼吸声。

九、阴影难逝 (121)

他揽着她的腰，深情地凝视着她。在她脸上依稀可见斑斑泪痕，但她眼中却流露出爱的火焰。然而，为什么深爱着对方的他们却彼此互相伤害。

十、完美的开端 (131)

真相大白，走出爱情阴影的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夜色突然明净起来，完美得就像明净的水晶，像他们明净的爱情。她双臂环住他：“我爱你！”他说：“我也爱你！”

十一、尾声 (147)

在加州明净的大牧场上，“冷血”在实践着他们

目 录

共同的诺言——在加利福尼亚一个美丽的早晨，它晃动着长尾奔跑着，沉醉于它的个性、它的权力、它的慷慨、它的自由……

一、重 逢

“‘冷血’才应该是你要下赌注的那匹马，”围栏旁边的马夫说，“看，它简直就像闪电般飞驰过跑道。”

比尔·诺思没有回答，他拿着望远镜，迎着清晨的斜阳，密切地注视着赛马场跑道，但他丝毫没有留意那匹叫“冷血”的赛马跑了多少。八年了，他还从未赌过一匹马。

真正使他留在围栏边、紧紧盯着那些不顾一切驰啸过跑道的纯种马的是“冷血”的骑手——一位体态轻灵、优美的女士。此时，她伏在马背上，就像飞入云霄的风筝上鲜艳夺目的彩带。

“喂，宝贝儿，到里圈来。”马夫大声喊着，“我们看看它能跑多远。”

比尔咬紧牙关，暗暗祈祷她不要这样做，但在她的形象闪过的一刹那，便听到马蹄声声，如雷鸣般传来，那细微的、不太正常的节奏在他经过训练的音乐家的耳鼓内震动着，回荡在他的五脏六腑，令他不由得警惕起来。

她知道她胯下的马在经过最后一个弯道时失常了。她的头发松散下来，如同红棕色的波浪在她身后飘荡着，应和着沉重的马蹄声的节奏，她站在马镫上，身子离开马背，悬空骑着马，靠脚、腿肚及她少有的敏锐的直觉保持着平衡。

“就是那个样子，亲爱的！”马夫喝了一口纸杯里的咖啡。他毫不理会比尔内心窒息般的痛苦，继续评论着。“你知道它

看起来像谁吗？‘西班牙舞者’，一匹阉马，就是几年前在特拉渥斯赌马场上突然狂奔、折断了腿而不得不杀死的那匹马。小伙子，她骑技很精，不是吗？”

“是的。”比尔低声说，“她骑技很精。”

“不错，自从去年冬天她丈夫死后，没有人再赌她的马。接着，在赛马前，她又摔了个大跟斗。但她又杀回来了，不是吗？”

“对。”她穿着一件金色紫色相间的模仿赛马服色彩的训练夹克。比尔知道，那是雷·马龙喜爱的颜色，但如果她穿寡妇的黑色装，比尔知道雷·马龙是会非常高兴她那样装束的。

“那是他的马，是吗？她丈夫雷·马荣的马？”

“马龙，”比尔纠正说，“雷·马龙。”

“对，是马龙。但那不再是他的马了，死人不能再拥有马了。”

比尔咬紧牙关，生生咽下就在舌尖的脏话。雷·马龙曾经是他的一个朋友，而且远不只是一个朋友，在他与比尔现在注视着这个女人结婚之前，他就是比尔的一个良师，一个表率。那时，他们还没有同时爱上这个女人。后来，他们都爱上了她，当然，他们其中的一个非常清楚自己无法赢得她，紧紧地拥有她。不管怎样，雷曾经是一个朋友，比尔真切地悲悼这个朋友的辞世。

“不管马的主人是谁，他都知道一定要继续雇她作骑师。”

比尔紧紧抓住望远镜，没有回答，赌马有很多方法，可以不通过赌窗或赌注经纪人，那样耗时更长，花费更多。比尔·诺思还没有傲慢到要声明自己就是那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么的新主人。

他放下望远镜。那个马夫瞥了他一眼，注意到比尔夹克衫下面的入场证上写着比尔的名字和“拥有人”的字样。

“嗨，”那个男人吃惊地叫道，“那是你的马吗？”

“对，”比尔厉声说。“我的马。”

马和骑手越来越近，接着如同惊雷般咆哮着掠过围栏边的他们，那简直就是骑手骨骼、肌肉与意志美妙绝伦的创造。比尔转过头，紧紧地追视着，内心努力搜寻着那异常清晰的情感之门。

一幅画面不可遏止地闪现在他的脑海，他拥着她，双手紧贴在她小巧的腰部，感觉着她臀部那美妙的曲线和她纤细的腰身。他还记得她双手拥在他的肩头，身体微微后仰，柔软的娇躯与他强健的身体在那古老的节奏中闭合着……。

他的手紧握住栏杆，身体剧烈地颤动着。八年前，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她。然后，她结婚了，那就像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事情，今日思之，恍然如同隔世。她已经把他从她的生活中驱逐出去，他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她还会让他回到她身边。

他痛苦中糅合着多种情感；回忆，后悔，以及突然袭来的烦恼和忧虑。这时，马突然一个踉跄，蹄下一滑，接着马的头部在空中恐惧、狂野地划过一个弧线，便四蹄朝上摔倒在跑道上。它痛苦地嘶鸣着，蹄子在空中挣扎着。

赛马场的职员对这一突然事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比尔·诺思便手撑栏杆，一跃而起跳入赛场，穿过赛马场中央，奔向半英里之外那模糊的紫色金色相间的一团。在他意识之中，重重叠叠的全部是她的身影，仿佛他过去所犯下的一切过错到此时才达到了终结。

梅根·马龙一点一点慢慢地舒展开身体。从马上滚下时，她采取了保护性的球形姿势。她伸直脖颈，望望四周，想看看那匹马出了什么事，但却不见它的踪影。那匹马早已站起来，跑过弯道，继续奔跑起来，好像刚才那灾难性的摔倒不过是摆脱向它提出多余建议、给它带来烦恼的骑手的一种方便的举措而已。这时，终点线那边传来一阵喊叫声、诅咒声和骚乱声。那一定是那些驯马的马夫们正手拿棍棒，试图抓住它。那天早晨，“冷血”很不听话，甚至连它平时能够以姐妹相待、不忤逆它意行事的几个人之一的梅根的话，它也不听。

它肯定握有她的把柄，她有点讽刺地想，慢慢坐了起来。她自己也不过是刚刚能够倾听别人的好建议而已。

她抓住身后的柱子，试图用膝盖支撑全身的重量，但马上她又缩了下去，顺着柱子再次滑跌在地，痛得她紧紧闭上了眼睛。疼痛中她半喊半叫着一个字，那是她在受了伤或遭遇极大的损失时才会使用的。

“砰砰砰”，沉重的脚步声伴随着局促的呼吸声从松软的跑道那边向她迫近。也许是个医生吧，但愿他能有一流的包扎技术和一副强健的臂膀。她睁开了眼睛。

“梅根。”比尔·诺思说。

她吃了一惊，一种感觉瞬间传遍全身，令她全身的肌肉都凝固了。她受伤的膝盖阵阵疼痛，如同箭刺般，但情感突然间受到的震撼至少也和疼痛一样令她窒息。

她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她不想发出的声音。她谨慎地一点一点放松腿部的肌肉，然后小心翼翼地长喘了一

口气。

她知道他会来的，他为雷的俱乐部整个赛季高潮登录了赌注，而且不管她喜欢还是不喜欢，他拥有她正在骑的这匹马。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演练她见到他时的反应——商业性的热情、职业性的成熟。但现在，当她双目紧紧盯着站在眼前的这个男人时，她感到过去几年的恩恩怨怨都融化为空旷的大厅里萨克斯的最后一个音符。

浓密、挺直的黑发，擦掠着他的衣领，尽管比八年前短了一些，但依然很长，依然能被和风吹成蓬乱的一团，蓝色的眼睛，黑色的睫毛，挺直的鼻子，高高的身材，灵活的四肢，以及他静静地站立却显得不安分的样子，就好像在倾听他脑海里跳动着的复杂的切分音乐节拍。

他这种动与静的鲜明对比，在她第一次看到他时，就令她深深地迷恋了。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她用假身份证和狡猾的微笑骗过看门人，溜进俱乐部，看到了舞台上的他。

梅根又吸了一口气，惊异于回忆的力量之大。那时，她还不知道“大都会”俱乐部属于雷·马龙，她也还是众多追星族中的一员，去那儿只是为了听比尔·诺思演奏萨克斯。每当舞台上的他抬起头，用目光迎合着她的凝视，她就会感到一阵兴奋，像电流一样传遍全部身心，那种兴奋如此强烈，仿佛能够改变她的生命。

在嫁给雷的时候，她把这些回忆搁置一边，深深地埋在心里，将那些属于青春骚动期的喜怒无定的情感密封起来，因为那不是成年人持重的情怀。但是，跌倒在萨拉托加赛马场跑道上的短短几秒钟内，她好像又回到了十八岁的时光，勇敢而冒失，困惑而兴奋，痛苦地迷失了自我。

她陷入了比尔·诺思的爱河之中。

“梅根？”他紧紧握住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握得那么紧，“你没事吧？”

她点了点头，接着，不知怎么发出沙哑的声音，将她重新唤回到现实中来。“是的。”她不得不重新说一遍，好让对方听到她的声音。“是的，但我不太了解你的马。”

他不耐烦地晃晃望远镜，毫不理会她的话。“你怎么样？”
“我很好。”

他紧紧盯着她，目光中充满了探询。从她脸上重新泛起的红晕中，他看到了太多、太多。

“那匹马……摔倒了，”她说，“在最后一个弯道处，它走错了路。这种情形时常发生。它坚决不转弯，我没能——”

他一声诅咒，打断了她的话，也许他是因她运气不佳摔倒而沮丧，也许是因为可能伤害这匹价值五十万美元的三岁马驹而愤怒，或者是对她的道歉表示不耐烦。梅根凝视着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表现得泰然自若，但情感的袭来更令她恐慌。

他那对在褐色的皮肤映衬下更加湛蓝的眼睛，紧紧地、深深地注视着她，眼尾纹在朝阳中更加明显。她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群音乐家深夜聚会时的尾声。他定定地凝视着她，目光平等、清醒。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他看上去更紧张不安、恐慌不已。

或者，那是因为她倚在栏杆下，仰视他眼睛时的角度造成的感觉。

或者，那是因为重新涌现在她脑海的那个形象的巨大冲击，比尔就站在离她一英尺的地方，双眼满是关注，请求她

允许他走近她。而她却手拿一把长柄叉，一把用来清扫马厩的叉子，一件无意中留在手中的武器。他从她手中拿走长柄叉，拥她入怀，亲吻着她。正是那一吻使她相信，比尔·诺思的爱能够魔术般地把一个脆弱的、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十八岁少女变成一位高贵的公主。

她从回忆中挣脱出来，现在的她已二十六岁，一个成年女性，已婚，生活稳定，曾是雷的妻子，现在是雷的遗孀。她重新闭紧双眼，否定着此刻涌动在心中的情感。该死的比尔·诺思又让她感觉到这些。

她需要一只手把她从土地上拉起来，任何其他一个纯种马的主人，任何一个赛马场工人或游客，她都会请求他们的帮助。但不会是比尔·诺思——在她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在强烈地反对她向比尔·诺思说出求助的话。

“给，”他突然说，不待她要求，便已伸出了他的手。

这一动作是那么自然，不管对方是否开口求援。但梅根依然只是紧紧盯住他的手。

她知道，他的手坚硬有力，手指有着音乐家特有的敏感，以及每次拿起萨克斯时绝妙的韵味。在他只有二十一岁，站在舞台上，无懈可击地演奏出每一个音符时，便无意中形成了他放荡不羁的傲慢风格。甚至他现在这个简单的伸手动作，他俯视她的神情，以及令她窒息的阳刚之气，都隐隐流露出他的骄傲。

她知道早晚都会见到他，她甚至预计过见面时会引起对过去痛苦的回忆和悔恨，但从未想到那种她认为早已属于过去的感觉现在却重新袭遍她全身，并再次唤醒了她内心的渴望。

面对他伸出的手，她不知道他是否能体会到他轻轻一触会对她产生的波动。

“再……再让我呆一会儿，好吗？”她说，“我并不是每天都会从你的马上摔落下来。”

他迟疑了片刻，便缩回手，放在脖颈上，不再反抗。“噢，上帝，但愿不是这样。”

“我想它会好起来的，它看上去并未摔瘸——刚才它一站起来，马上便跑了，而且跑了好长一段距离，他们逮住它了吗？”

他摇了摇头，低声说：“我不知道，”然后看看终点处的混乱，避开了刺眼的阳光。

她倒在地上什么也看不到，便抓住围栏顶部站了起来，但立刻便感到膝盖、大腿一阵剧痛，疼得她不由自主地尖叫一声，倚靠在围栏上。

比尔把望远镜扔到草坪上，抓住她的双肩，急切地问：“怎么了？”顷刻间，他们努力维持的距离便在这句简单的问句中消失了。

“没事。”她打了个手势。“我只是……”

“见鬼，梅根——怎么了？”

另外一次回忆清晰生动地浮现在她的脑际，令她窒息。

怎么了，梅根，见鬼？

她没有回答。她一直在躲避比尔，但还是被他从马厩中发现了。她让他抱住她，但仅仅而已，却已令他心伤，但她还没有向他描述她在萨拉托加总医院的经历——她与护士在白色的无菌室的经历。那时，她感到那样无助，甚至无法讲述她在毁灭之后的绝望，任何言语、任何慰藉都不能唤起她